

1930

反杜林格論

上 冊

恩 格 斯 著

錢 鐵 如 譯

HERRN EUGEN DUHRINGS
UMWALZUNG DER
WISSENSCHAFT

崑崙書店版

反杜林格論

——哲學 經濟學 社會主義 批判——

恩格斯著 錢鐵如譯

上 冊

緒論 哲學篇



北师大圖 B2453493

崑崙書店版

譯者的話

本書原名 *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衛根。杜林格君的科學之變革），是恩格斯的主著之一。因為原著屢有 *Anti-Dühring* 的簡稱，遂沿用之而名爲『反杜林格論』。

恩格斯著這本書的原因。他自己已在序文中詳細說過，不須譯者贅述。至於本書的價值，俄國伊·亞戈爾曾在所編之『馬克思主義基礎』（即本書的縮編本）一書的序文中說：『馬克思的「資本論」和恩格斯的「反杜林格論」，同是馬克思主義文獻上佔第一位的著作。恩格斯的這本書，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經濟學、以

及科學的社會主義，含着極豐富的理論材料。凡在本書之後產生的一切馬克思主義的作品，多少都是這個基本著述的展開或通俗化，尤其在哲學的領域如是。——由此，便可知道本書的重要性。

本書的論述，涉及了哲學、自然科學、經濟學、社會主義等一切部門，是一部體系極為廣汎的著作，翻譯這本書的人，也應該對於各部門都有精深的研究，才能勝任愉快。譯者自顧學力淺薄，原無担負這一任務的勇氣，承朋友們的再三鼓勵和允許幫助，才大胆地開始工作。至於譯文方面，譯者本想努力地使其忠實和淺明，但因原著的艱深難解，誤譯和生硬之處，一定不少，希望讀者隨時指正，有機會再版時，即當盡量修改。

譯者為讀者的便利起見，對於人名件名，盡自己所知的，一一加以簡略的註釋，橫寫于各頁下方的空白上（也有因字數太多而附于各段之後者），但不甚普及者為限，至于人所共知的人物，如亞里士多德，李嘉圖，黑智兒，達爾文等等，一概從略。再則因為有些讀者感受經濟的困難，不能多備參考書，而本書的專門用語

過多，讀時身邊若無辭典，理解上確有一點障礙，譯者爰就書中的用語，提要簡釋，附于全書之末，以便檢查。

最後，我把杜林格的歷史簡略地介紹一下。杜林格在一八三三年生於德國柏林城，初習法律學，其後轉而研究哲學、經濟學，改宗社會主義，曾任柏林大學私講師（一八六四——一八七七）。他的學說，『無所不包，把萬事萬物都納入研究範圍中』，自稱爲『創造的體系』，本書的駁論，所以涉及許多的部門，也就是基於杜林格的體系的廣汎。杜林格的著書甚多，最代表他的思想的，就是『哲學講義』，『國民經濟學及社會經濟學講義』，『國民經濟學及社會主義批判史』等書。他死於一九二一年。

一九三〇八三〇 譯者

反杜林格論 目次 (上冊)

譯者的話

著者對三次版文的序文

一 (初版) 一

二 (再版) 七

三 (第三版) 一九

緒論

一 概說 二一

二 杜林格君約定什麼 三九

第一篇 哲學

目次

目次

二

三	分類 先天說	四九
四	世界圖型論	六〇
五	自然哲學（其一）時間與空間	六九
六	自然哲學（其二）宇宙創成論 物理學 化學	八六
七	自然哲學（其三）有機界	一〇一
八	自然哲學（其四）有機界（結論）	一一七
九	道德與法律（其一）永久的真理	一三〇
十	道德與法律（其二）平等	一四八
十一	道德與法律（其三）自然與必然	一六六
十二	辯證法（其一）量與質	一八八
十三	辯論法（其二）否定之否定	二〇三
十四	結論	二二五

著者對三次版本的序文

一（初版）

這個著述，絕不是由於什麼『不能抑制的情緒』寫出來的，實是恰恰相反。

當三年前，杜林格君忽然以社會主義專門家，同時又以改良家在世上挑戰的時候，我的住在德國的朋友們，再三向我說，希望我在社會民主黨的中央機關報——

當時叫做『民衆國家』（*Volksstaat*）的上面，給這嶄新的社會主義學說一個批評。

他們認為在使組織還極幼弱現在漸告統一的黨，沒有發生派別分裂和議論紛亂的新機會上，這實在是絕對必要的工作。關於批評德國形勢的這一點，他們比我們更能優長，所以我有信任他們的義務。同時，這個新的社會主義改宗者，還得了一部分

社會主義機關報的好感。這種好感，雖然單是對杜林格君的美意來的，而同時却在這種黨的機關報上，看出牠於信服杜林格君的美意之餘，還表現了將要無條件地採用杜林格君的學說之意。現在理想用通俗的形式，把這種學說傳播到工人中去的人，都已經有了。並且，杜林格君及其同派的小數分子，爲了硬要『民衆國家』對於這個揭出那種勇敢要求的嶄新學說，採取真確的態度起見，竟使用了一切廣告和計謀的手段。

雖然如此，而我打算丟開旁的事情來着手這件不爽快的工作，却也鬧到一年了。這件工作，乃是一經着手便要做完畢的工作。然而牠不但是極不爽快的工作，且是很廣汎的工作。這個嶄新主義的社會主義學說，已經表現爲嶄新的哲學體系之最後的實際成果了。因此，我的工作，就成了把這學說和這體系關聯起來而研究的工作，也就成了研究這個體系本身的工作，換一句話，就是跟着杜林格君的後面走，走進他的無所不包，把萬事萬物都納入研究範圍的那廣汎領域中。這樣，便完成了一套接連寫下來的論文，從一八七七年以來，陸續在『民衆國家』的繼承者——萊浦

季西(Leipzig)的前進(Vorwärts)上登載過，本書便是集錄的那些登載過的文章。

因此，批評便詳博得和這對象——杜林格君的著述——所具的學問內容極不相稱了，這是對象的性質促之使然的。但是，就促成那樣詳密的原因說，還有旁的兩種事情。第一，牠給了我一個機會，使我能在這里所要論列的許多方面，積極地敘述我對於今日具有一般的學問興趣或實際興趣的問題之見解。這一層在各章中都實現着。這個著述的目的，雖不在于拿旁的體系，來對抗林林格君體系，但也希望讀者不要看漏我所述的見解的內部關聯。我的著述在這一點上，不能算是完全無益的東西，關於這層我已有着充分的證據。

另一方面，所謂『構成一個體系』的杜林格君，在現時的德國，絕不是例外的現象。不久以前，在德國，曾經一夜的工夫，叢生了宇宙創成論、一般自然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等等的體系，那怕極貧弱的哲學博士，甚至于學生，都已經不能在完成了的『體系』之下滿足了。如同近代國家中，預定着國家的一切市民，對於自己所能票決的問題，是能夠批判的一樣；如同經濟學上假定着一切消費者，都是自

已生活上所經常要買的一切商品的熟悉者一樣，——在科學上，現在也完全和那一樣地被考察着。所謂科學的自由，就是人們寫出一切沒有學習的問題，以為這樣便成了惟一嚴密的科學方法的話。杜林格君便是那種極不真確的科學最顯著的典型之一，這種不真確的科學，目今在德國的到處大肆猖狂，用喧鬧不已的謔語壓倒着一切。在文學、哲學、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上喧鬧不已的謔語，在講壇和舞台上喧鬧不已的謔語，到處傳播的謔語，比旁的國民之單純而庸俗的謔語不同，自稱優越和思想深刻的謔語，喧鬧着自己是德國知識的工業上最特質大量的生產物的謔語，只恨不曾和旁的德國工藝品一齊送到菲拉德耳非亞⁽¹⁾去陳列，却是同一不值錢而拙劣的謔語。甚至德國的社會主義學問中，尤其從杜林格君作了好榜樣以來，最近亦產生了一些顯著地盡力于喧鬧不已的謔語，以誇示其『實際上什麼都不知道』的科學的人們。這是德國大學生初皈依於社會民主主義時候的特徵，且是不能和這一時期分離的幼稚病。可是，那定要被我們工人極健全的精神所克服。

即令說我只能在當個好事家的範圍內追隨杜林格君，但這決不是我的罪狀。在

[1] 菲拉德耳非亞 (Philadelphia) 是美國的一個都市，美國離英獨立的發源地，1887年的萬國博覽會在此開會。

這種地方，我只是對於許多被對方弄錯誤或邪曲了的主張，拿出正確不可爭的事實來對抗而已。比如在法律學上，在自然科學上的許多地方就是例子。旁的有些地方研究，觸着了理論的自然科學上的一般見解，這種見解，乃是自然科學的專門家，猶且要跳出自己的專門去接近牠的領域——即是據斐爾學（1）自己的聲明，那怕專門家，也要和我們外行一樣，只能『半解』的領域。在這複雜的著作中，辭句上定有少許不正確和不得已的錯誤，我希望人們以平時相互間的寬恕來原諒我。

寫完這篇序文的時候，又看見了杜林格君自己替書店作的廣告，介紹他自己的新的『重要』著作——『理論物理學及他學的新原則』。我自己承認對於物理化學的知識，非常不夠，但是因為熟悉我們杜林格君的原故，所以雖沒有拜讀過這本新著作，却以為仍可這樣的斷定：這書上所寫的物理學及化學的法則，其誤解或平庸之點，定和那曾被杜林格君所發見，我的著作上所評論的經濟學，世界圖型論等等的法則，是伯仲之間的東西；並且，杜林格君所造出來的低溫表——這測定最低氣溫用的器械，倒不管高溫也好低溫也好，牠反正不能作為測定氣溫的標準，只算得

（1）斐爾學（Virchow 1821—1902），德國病理學兼人類學者，又是政治家。著有「細胞病理學」等書，在病理學上，建立了細胞理論，為人所祖述。

著者對三次版本的序文

六

杜林格君的無知厚顏的標準。

一八七八年、六月十一日，寫於倫敦。

二（再版）

本書又印刷了新版，這是我完全沒有預料過的報告。因為本書所批判的對象，現在已經完全忘了，加之這書的本身，不僅在萊浦季西的『前進』報上，經一八七七和一八七八兩年的繼續登載，斷片的為幾千讀者所讀過，並且作為合訂本和單行本出版過好多冊。然則我在幾年前對於杜林格君所不能不說的事件，如何今日還繼續地感覺興味呢？

第一、我要把牠歸到下面的情形上：這本書，也和當時還流通着的我的一切著述一樣，社會主義法公布後就被禁止了。然而凡沒有被神聖同盟諸國之傳統的官僚

著者對三次版本的序文

主義所毒害的人們，定會知道：這個法律的效果，只能成功被禁的書籍反而發行到兩三倍，只能曝露柏林當局諸公，無力把頒布了的禁止令實現出來。就是說，事實上，因為德國政府的美意，使我這本小著，能出乎我的預料之外增印了新版。我沒有工夫來適當的修正本書，大體上只好仍照原版去印刷。

但是，另外還有一個情形：這本書所批評的杜林格君的『體系』，跨着非常廣汎的理論領域，無論他走到那裏，我都要跟在後面，拿我的見解來對抗他。因此，消極的批評變成了積極的，論戰變成了馬克思和我所主張的辯證法的方法及共產主義世界觀之多少統一了的說明。並且牠占着很多的領域。我的這種思惟方法，從初在馬克思的『哲學之貧困』和『共產黨宣言』中問世以來，經過了二十年的潛伏狀態，到『資本論』出版後，遂加速度地不絕地擴大其勢力範圍，現在已經突破歐洲的國境，在那些一方有無產階級存在，他方有勇敢的科學理論家存在着的一切國家內，獲得了承認與擁護。所以我以為定有些人們關於這一問題，像下述的那樣感到興趣，即是對於今日已經不成對象的杜林格君的學說之爭論，忍耐聽下去，同時好取

得那和牠相關聯而敘述着的積極議論。

還要順便地聲明一下，這本書上所敘述的思惟方法，大部分是由馬克思樹立的，由我構成的只有很小的部分，所以我的敘述，自然也是和馬克思商量後做的。我把所有的原稿，都讀給馬克思聽過，並且關於經濟篇的第十章——『批判史』，還是馬克思寫成的，可惜因為體裁的關係，我不能不加以多少的刪減。在特別工作上，相互幫助成功，這是我們老早就習慣了的事情。

這次的新版，除開一章外，其餘仍照前版。在說明上，我本想變更許多部分，然同時却又沒有通體修正的工夫。總而言之，我負有整理馬克思遺稿來出版的義務，這是比任何事務都重要的工作。其次，我的良心，制止了一切的變動。這個著述，是論戰的著述，在對方所不能改動的地方，我這方面也什麼都不修改，我相信這種辦法，確是對於對手方的義務。我現在只能要求有權利再對答杜林格君的回復。然而杜林格君爲答復我而寫的文章，我却還沒有讀過，如無特別理由，恐怕不去讀牠了。在理論上，我應當和他告一終結，而且因爲後來杜林君曾被柏林大學加了卑

鄰的迫害⁽¹⁾，我對他更要遵守辯論的公約。固然，該大學曾爲這件事受了譴責，但在盡人皆知的情形之下，敢於剝奪杜林格君的教授自由的柏林大學，若在同一情形之下，壓迫了休衛令蓋耳⁽²⁾，也算不得奇怪。

我不客氣地附加註釋的惟一一章，就是第三篇題名『理論』的第二章，這是因爲在專以我所主張的見解爲中心點而敘述的本章，我更加通俗地敘述而且補足了前後的脈絡的原故，這樣聲明之後，對方該不能詰責這件事了吧！然而這是由外部的事情促成的。因爲我的法國朋友拉法格⁽³⁾要把這書的三章（緒言第一章和第三篇的一二兩章）譯成法文，便替他改寫成了一本單行的小冊子，這個法國版，隨即做了意大利版和波蘭版的底本，其後又以『空想的社會主義到科學的社會主義』的標題，出版了德文本。這書在幾個月的當間，重印了三版，又譯成了俄文和丁抹文。在這些各種版上，只把現今成爲問題的一章補足了一下，我如果在這原著的新版上，還要拋棄成了世界讀物之後的文章，而固執着最初的詞句，那恐怕就是誇衒的行爲了。

此外，我還想變更的，主要的就是下面的兩點。第一、是關於人類的原始史方

（1）指1877年杜林格與大學衝突而去職的事情。

（2）休衛令蓋耳（Schwenmger），是個鄉村醫士，畢士馬克提拔他當柏林大學醫學院的臨床學教授。

（3）拉法格（Lafargue 1842-1911），法國社會主義者，在法國介紹馬克思主義最力的人物。著有『歷史上的唯物主義與理想主義』等書，1911年與其妻同時自殺。